

中國國民黨中心理論集第三集

蔣
總
司
令
言
論
集

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印

D
00537
526-3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
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處

總理遺囑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蔣 總 司 令 玉 照



中國國民黨中心理論集 第三集

蔣總司令言論集

目 錄

- (一) 總理的主義與政策的基本條件及意義 (總理逝世週年紀念論文)
- (二) 本黨北伐是急求實現民衆所必需之件 (敬告全國民衆書)
- (三) 農工商學兵聯合起來的力量
- (四) 注重黨之威權鞏固黨之組織 (對黨務宣傳大綱宣貫)
- (五) 北伐戰爭中羣衆應有一個澈底的認識
- (六) 總理廣州蒙難時之精神
- (七) 留別後方同志的一封信

蔣總司令言論集

目錄

蔣總司令言論集 目錄

二

(八) 今日黨員與政府軍隊及社會之組織惟一之要素

(九) 對時局之意見

(十) 黨部與政府政府與民衆之關係及其職權案

(十一) 勸本黨同志努力團結（在滬發展談話）

(十二) 在中央紀念週之重要報告（十七年八月七日）

(十三) 最近對黨國之感想

總理的主義與政策的基本條件及意義——

——總理週年紀念論文——

總理之生也，人多未解其主義；及其死也，國內外始漸瞭然於總理之偉大與其救國救民及解決世界民生問題之方策，為殊世鴻寶，於是天下靡然從之。今則距總理逝世之日一年矣，愛國之士，固不勝其俯念時艱，追懷先德之思，吾黨同志，或服膺總理主義至深且切，或追隨總理恩難相依者有年，極目瘡痍，痛心盜賊！撫今思昔，更愴然不勝其泰山梁木之悲！

然而總理平生之志，在解救全國人民及世界一切被壓迫民衆；同黨同志及四方愛國之士，若真瀟沐遺教，緬懷先德，則惟有相率集於國民革命旗幟之下，與帝國主義及軍閥作殊死戰，除人道之不平，躋世界於大同。惟吾儕所應知者，總理主義載在遺著及遺囑，所謂政

治，理想其喻。其四十年之學術經驗，及奮鬥之歷史，均歸納之於遺囑，所謂政治理想，實學基礎，於此求之而已足；若東乞憐於老聃，孔丘；西乞憐於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曾靈運適以侮。總理，則總理之不肯徒也，吾儕當鳴鼓而攻之。蓋總理主義之形成，其基本條件爲：

- 一．八九十年代的帝國主義的侵略；
- 二．封建階級與帝國主義相勾結以蹂躪全國人民；
- 三．中國的產業落後，文化落後，思想落後；
- 四．滿洲政府之壓迫（異族之侵略）；
- 五．歐洲大戰後世界經濟的危機；
- 六．資本帝國主義與世界弱小民族的衝突；
- 七．俄國革命成功（一九一七）；
- 八．西方社會革命潮流的激盪

明此，則 總理的三民主義爲適應時代的要求，解決現在社會和將來社會矛盾的產物。「道在邇而求諸遠」，古人所不爲，不謂今之號稱博學多通之革命理論家，猶往往假數千年前之陳逸士假以爲藉點，其於三民主義，蓋亦不免「削足適履」之醜矣。

今假廣州各界人民紀念 孫總理逝世一週年籌備委員會刊行之 總理逝世週年紀念冊，聊爲信仰 總理紀念 總理者進一解，幸四方同志有以教之。

本黨北伐是急求實現民衆所必需之件

——敬告全國民衆書——

帝國主義以中國經濟落後，企圖吸其精髓，藉以延其資本主義之殘喘；乃挾其經濟侵略之目的，以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種種手段；強割土地，關佔商埠，協定關稅，迫訂不平等條約，銷售過剩之生產品，掠取廉價之原料；在經濟上中國已變爲帝國主義之銷售場。帝國主義復利用軍閥，造成內亂，破壞中國實業之發展，維持其已得之經濟特權；軍閥本承襲

專制時代之思想，復仰承帝國主義之使命，對內犧牲民衆利益，對外犧牲國家利權，十數年來，袁世凱之稱帝，張勳之復辟，卞國璋徐世昌之毀法曹錕吳佩孚之盜位竊國，輾轉蹂躪，在政治上中國已淪爲次殖民地之封建殘局。

國民革命之目的，即在根本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及軍閥，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衆之利益，此我總理之終身主張，而本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及國民政府以及中正皆屢次宣言之矣。帝國主義及軍閥狼狽相依，欲革命成功，必根本打倒帝國主義，欲打倒帝國主義，必先以民衆力量掃除國內軍閥及一切反革命勢力。故我總理以垂暮之年，猶孳孳於北伐。其宣言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使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以繼續反革命之勢力。換言之不僅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蓋必如是，然後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絕，中國乃能脫離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也。

我總理於北伐宣言中，明白宣言：戰勝之後，以革命政府之權力，對內掃蕩反革命之惡勢力，使人民得解放而謀自治；對外代表國家利益，取消不平等條約，重訂雙方互尊主權

之條約，以銷滅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如是中國在國際地位上乃得平等，下列民衆所必需之具體條件乃得實現；一

一，中國躋於國際平等地位以後，國民經濟及一切生產力得充分發展。

二，實業之發展，使農村經濟得以改良，而勞動農民之生計，有改善之可能。

三，生產力之充分發展使工人階級之生活狀況，有因其團結力之增長而有改善之機會。

四，農工業之發達，使人民之購買力增高，商業始有繁盛之新機。

五，文化教育等問題，至此方不落於空談，以經濟之發展，使智識能力之需要日增，而

國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業及教育之經費易於籌措，一切智識階級之失業問題，方有解決之端緒。

六，中國之法律，更因不平等條約之廢除，而能普及於全國領土，如是治外法權之收回，租界之取消，然後陰謀破壞之反革命勢力無所憑藉。

以上諸端，凡屬國民，不別其為何階級，自農工商學以至實業資產階級，皆無不感其切

誓，亦即爲我 總理欲實行三民主義之初步也。不圖曹吳傾倒，段氏繼起，媚外凌民，一如曠昔，我 總理齎志以歿，言之痛心！

國事日非，外患頻仍，「五卅」之血蹟未乾，「三二八」之屠殺又起；滬粵各慘殺案未決，而大沽之哀的美敦書又至。被壓民衆，爲之一簣。登高一呼，全國響應。國民政府，扼英帝國主義於南，國民軍扼日本帝國主義於北，省港罷工，使香港幾成荒島，郭松齡倒戈，使日本在關外失魄。

乃吳賊——佩孚——始則欲姦挾民意以反奉，終則摧殘民衆而結奉，盤踞中原，擅尊國柄，獻媚列強，摧殘民衆，強醒革命民衆曰「赤化」，阻遏革命力量曰「討赤」，近且仰承英日帝國主義之使命，強與奉合，對南則進攻國民政府，對北則進攻國民軍，企圖根本銷滅國民革命運動。

「不去慶父，魯難未已」。中正謹遵 黨命，勉任艱鉅，鑿總師于，敢不忠誠耿耿，繼承我 總理未竟之志——受命之餘，未敢苟安，爰舉勳猷，驅除狗鼠。卒賴我 總理在天之英靈

，諸同志之襄贊，將士之用命，民衆之努力；未及二月，長驅湘鄂，渡長江之天險，拔漢上之名城。方期會師武漢，直搗幽燕，掃軍閥之巢穴，雪我總理之遺恨；乃贛中羣小，擾我側背，中正爲剷除後患，不得不返旆東指，一切黨務及政治措施，當由黨部及政府主持。一惟念武漢爲全國中心，民衆視聽之所及；且全國民衆，久處帝國主義及軍閥鐵蹄之下，痛斯超救，望切雲霓；故中正不能不鄭重宣言，期有以懋我被壓迫父老兄弟之望。

原國民革命目的，在打倒帝國主義及軍閥。夫打倒帝國主義及軍閥，即求所以爲國家及民衆謀利益。方今民族衰弱，民權斲喪，民生凋敝；中正繼總理之志，奉黨國之命，受同志之委託；出師北伐，即求所以打倒軍閥，立於國家及民衆利益上，實行本黨三民主義之初步，非若軍閥私鬥，爭地略城，革命軍所至之處，凡有利於國家及民衆者，中正誓必以全力促其實現。謹本諸總理北伐之旨，及本黨政綱，將國家及民衆所必需之件，而急求其實現者，列舉於下：

關於國家者：

蔣總司令言論集

軍事穩定，當本承我總理主張，先召集國民會議預備會議，由此會議召集真正之國民會議，解決國是，建設全國之統一政府。

二、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求中國國際地位上之平等。

三、撤退外國駐在中國內地之海陸軍。

四、撤銷領事裁判權。

五、收回租界。

六、收回關稅自主權。

七、取締教會學校，收回教育權。

八、嚴定外國非經中國政府許可，不得在中國自由設置產業，創立銀行，發行紙幣。

關於民衆者：

一、掃除建設廉潔政府，剷除貪官污吏，肅清以前政府積弊。

二、畫開穩定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

十一，統一財政，掃除黃金積弊。

十二，取消田賦附加稅，停止預徵錢糧，廢除一切苛稅雜捐，禁止向貧民攤派軍餉。

十三，蠲免災區錢糧及欠租，限制重利盤剝，

十四，禁止種殖運輸及吸食鴉片。

十五，嚴令軍隊與民衆合作，不許拉夫擾民及強駐民房學校。

十六，整頓國有及各省公有生產，發展實業。

十七，政府設法撥款救濟水旱災荒抑平米價，並沒收逆產賑災。

十八，扶植工農商學團體之組織與其發展，用全力解除其政治上之滯碍。

十九，軍事底定之省，即遵照我總理建國大綱施行訓政，促進地方自治，實行省長民

選，縣長民選，鄉村自治機關民選，並得由人民自動召集鄉民大會，縣民大會，

及省民大會，以改進各鄉各縣各省之政治。

二十，改良農村組織，整理耕地，制定最高稅租額之法律，增進農人生活。

卅一，頒布勞工法及工廠條例，制定工人最低工資，禁止中外廠主及職員虐待工人，並

改良工廠衛生，特別保護童工及女工。

卅二，確定教育經費，不准因任何原因提借，並增加小學教員薪資及減少學生學費。

卅三，改良士兵生活，提高士兵教育，並沒收逆產，以一部分給老弱殘廢之兵士。

卅四，確定並增加國家行政教育各機關下級職員薪水，並承認其組織。

卅五，促進男女平等，承認婦女之選舉權，被選舉權；及一切法律上與男子同等之權利

卅六，清查戶口。

卅七，丈量地畝。

卅八，組織各鄉警衛團，使人民得以自衛。

卅九，修築各縣馬路。

卅十，修濬河道。

卅一，培植森林。

卅二。改良幣制，禁止濫發紙幣。

卅三。由政府財力幫助平民舉行生產銷費合作事業。

以上諸端，其能即促其實現者，即當促其實現；此時萬難實現者，中正誓當與我父老兄弟共相努力。

抑更有爲我父老兄弟告者：國民革命，即爲國家及民衆利益而革命；亦即國民自起而革命。民衆爲革命基礎，武力不過爲革命過程中之一種手段。國民革命之鵠的，首在打倒帝國主義，欲根本打倒帝國主義，非民衆力量不爲功。今會師武漢，亦不過已破壞帝國主義之某一種計劃，打倒吳逆等少數軍閥，並不能謂爲革命之成功，凡我父老兄弟，其速集於「青天白日」之下，立於本身利益之上，遵從本黨之指導，速起組織革命團體，造成堅固之革命力量，以爲革命軍及黨政府之後盾。即尙未入於革命軍範圍下之民衆，亦應秘密組織，進行革命工作，萬勿坐失時機，以完成此革命人人應負之責任也。

農工商學兵聯合起來的力量

——農工商學兵聯合起來——

帝國主義——弱小民族的屠夫，憑恃他們凶狡的手段，犀利的武器，雄厚的經濟，對世界的弱小民族，肆其蠶食鯨吞，至殘極忍，無所不爲。不幸的中國，近八十年來，被他們看作砧上肉，釜中魚，任意宰割。先以武力壓迫構成不平等條約，復以不平等條約護持其特殊利益；我們農工商學兵各界所感受不斷的痛苦，無一不是直接間接受帝國主義壓迫的結果。我們要求中國的自由平等，要解除本身的嚴重束縛，那麼，第一件立刻要做的工作。就是——致聯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

因爲中國產業不發達，外貨乘機而入；國際地位的低落，國權日見喪失，不消幾十年，便從第一等國，降次殖民地的危境；從自給有餘的經濟，變成民不聊生的慘狀；這自然是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政治，經濟……所賜。帝國主義所扶植的軍閥，爲虎作倀的買辦，下流的政客，他們完全倚靠帝國主義者而生存，以奉行帝國主義的命令爲生活，祇要可以保存他們的特殊利祿或地盤，就是甚麼賣國殃民的勾當，他也不怕遺臭萬年而甘心去幹。祇要可以博得帝國主義的歡心，便受國民唾罵，人類不齒的惡事，他們也居然喪心病狂而一試再試。同時帝國主義者，亦樂得收爲走狗，以供吞蝕中國的工具。民國成立以來的內亂，表面上看去，是這個軍閥打那個軍閥。此仆彼興，循環百變；從內部考察，則均由帝國主義者唆使縱使然。帝國主義者叫軍閥打戰，軍閥不敢不打；帝國主義者叫軍閥停戰，他們就不得不停。十餘年火併不息，白骨成山的內幕，完全是帝國主義者，因爲本身勢力消長和利益分配的衝突所演成的惡劇。可是我們農工商學兵各界，因而大受其禍，無論直接間接所得的慘毒，都是爲彼而成爲無代價的犧牲，我們要於兩層壓迫之下——帝國主義及軍閥——翻過身來，救己救國，那末，迅速的努力，一致聯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

在我們看清了我們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在我們決定了我們的方畧是打倒帝國主義

義與軍閥，我們與你們是勢不兩立的仇敵，我們不倒他，便是沒有活路，沒有價值，更說不上求中國的獨立自由，尤說不上促進世界革命的成功。我們農工商學兵各界，因着本身的，中國的，世界的種種關係，我們處此被摧殘到朝不保夕的境地，我們爲救本身，救中國，救世界而革命，我們實有聯合起來的必要，實有聯合衝鋒的必要！

這是甚麼原故呢？上段已經大略的把我們農工商學兵各界所受痛苦的原由及我們公共的敵人說了一點，以下再想想我們各界本身的情形，與我們何以必需聯合？聯合後的力量怎樣？聯合起來的作戰方畧如何？作一個決論罷；

一 農工商學兵本身的情形

「農」全世界無論是強國是弱國的勞動階級，都是呻吟於資本制度的壓迫之下，尤其是農工兩界所受的苦楚更甚。自產業革命以後，農村經濟破產，農民雖然在經濟生活陷上，占一個重要位置，然而農業上的工作，幾乎終歲是在烈日暴風之下，手胼足胝，汗流終日，供給了人類的生存資料，而自己反祇得着「勞苦」二字的代價。在中國的農民，更比別國的農民不寧

：有軍閥的苛稅，地主的勒租；農民辛勤所獲，盡供搜刮而去。本身呢，因着生活的困難，不能不有過度的勞動，遇着蟲災水旱，縱然赤地無收，而租稅仍是不能不繳。一逢兵匪，不惟農作失時，並有生命危險——因拉夫而慘死。以占全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而生活的黑暗如此——生活且不能支持，更講不到享受教育上政治上……的權利——雖有數萬農民有了覺悟，組織自衛團體，但不是被軍閥所屠殺，便是被土豪，劣紳所壓迫，真是「十八層地獄底下挖煤」的苦工呵！

「工」與農民同樣的不幸的工人，自手工業變為機械工業；家庭工業，變為工廠工業；生產驟增，勞力過贖；以一身的血汗，供資本家的成功。失業之苦呵！過勞而死呵！不衛生的生活呵！苛虐的待遇呵！都是近代人的普通情形。想訴之政府嗎？政府是軍閥官僚的機關！想訴之法律嗎？法律是軍閥官僚的工具！工人真是十六七層地獄過生活！中國的工人，則不幸的程度，尤超出別國工人的不幸之上。因受着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國經濟已不自主，完全任外國的操縱和支配，外人在中國所設的工廠，直接吸收我工人的血汗，並且又訂出種種

苛刑惡例！我國工人不僅被資本家工賊的遭遇，還要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軍閥的慘殺，如吳佩孚蕭耀南之大殺京漢路工人，趙恆惕之殺黃鵬，以及張宗昌方本仁孫傳芳等之殺安源山東上海各地工友，日本英美各帝國主義者之殘殺青島滬漢潯蜀各地工人。真是數之不盡，言之傷心。至於一般土豪買辦等等，也是拿工人不當人看，任意虐待。我國工人在此內外包圍夾攻，重重壓迫之下，慘苦到甚麼程度呵！

〔商〕中國的商人，實際也是與農工……一例受帝國主義經濟的束縛，軍閥的勒斂，加之徧地兵匪，農工失業，交通不便，商貨來源既少，運輸亦復困難，生意凋零，苛捐百出，狀況正可悲觀。但是一部分少數的好商，貪圖私人的利益，依附帝國主義，勾引軍閥政客，又從而剝掠同業，收買外貨，引狼入室，斷送財權！其實奸商百計破壞同業，獻媚外人的結果，所得也不過分得一點雞骨頭罷了！

〔學〕上面所講的農工商界艱困的情形，影響到了學界。因為學界除去最少數資本家軍閥政客的子弟之外，餘均出身於農工商階級之中，農工商既然處此危境，學界的經濟基礎也就

跟着動搖了。不過學界比較得有享受教育的機會，知能比較的深一點；可是被舊宗法制度的思想習性薰染久了，難免依托帝國主義軍閥政客……等反動派以圖存。從「五四」運動，纔有一點生氣，而環境的逼迫，因失敗而灰心的也有，且在中國現在為外交迫的時候，教育業已破產，學生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均受帝國主義者，軍閥舊思想的嚴重壓迫。

「兵」民國以前的不提，祇就民國十四年來的兵禍而論，已是聞之不寒而慄了！差不多全國的人民，一聽到「兵」的一個字腦中便充滿了厭惡和畏懼，一見了兵大爺，四身便打顫而失色了。這也是軍閥窮兵黷武造成的事實，毋庸諱言。但是兵從那裏來的呢？我們知道兵也是受壓迫最苦且最很的一個階級，由失業的農工階級所產出來的。中國的兵，十之八九是經濟困難的勞動者，沒有享受教育的機會，沒有正當工作的機會——都是被帝國主義和他的走狗壓迫得厲害，為生活所逼。纔來當兵。一月所得，不過數圓賣生命的錢；一天所做，不過是賣靈魂的機械動作。照這樣看來，我們，……農工商學兵都受同樣的壓迫和痛苦。

二 何以必需聯合

由上面簡單的觀察，中國現在的農工商學兵各階級的狀況，統統不外是「受壓迫」，「被束縛」於帝國主義與國內的軍閥兩大惡魔。此兩大惡魔同惡相濟，拚命榨取我們農工商學兵各界的血汗。我們要思自求解放，就只有積極和他們抗爭。祇是我們要使我們的解放成功，一定要把農工商學兵聯合起來，統一戰綫，集中力量，向敵人衝鋒！孫中山先生爲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致力國民革命垂四十年，以他經驗學識的豐富，曾經告訴我們：「國民革民是全民的革命，不是某一階級的努力，便能成功的。」我們從歷史上看出，也知道革命的完成，是在全國各階級的努力，否則，得不到澈底的改革，完全的成功。即如中國以前革命運動；如太平天國與義和團之變，祇算農民階級；辛亥革命，還是小資產階級與一部分教育界；五四運動，還是小資產階級與工業資產階級；近來的海員罷工，又僅是勞動階級。每一次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運動，都是某一階級或某兩三階級的作戰，不是農工商學兵各階級一齊聯合的戰鬥直到「五卅」慘案發生，各階級纔有了新覺悟纔成了聯合的新戰綫，因此力量也增大了，革命的運動，也普及而高漲了。同時帝國主義者，軍閥，也增了幾分畏懼。最好的實例

，就是國民政府歷年處在帝國主義包圍和帝國主義工具——軍閥及一切反動派的牽制的最困難情形之下，因得着農工商學兵各界一致的擁護，協同聯合作戰，不到一年，便肅清了根深蒂固的反動分子，封鎖了帝國主義的東方大本營，統一了兩廣，進而更謀拯濟全國在水深火熱中的同胞了，就這一點看來，我們更加相信，國民革命完成的責任，全在農工商學兵齊來參加，共同奮鬥，纔有達到目的日子。

三 聯合起來的力量

大凡民衆的力量，聯合就強，分開就弱。在歷史上近事上，已得着不少的證明。卽就舉國民政府一個近例，越發可以明白。計全中國人民，農工階級，占十分之九以上，全世界的入口，勞動階級也占大多數。帝國主義的特殊階級，是少而又少的人數。中國軍閥……等等更是高塔的尖子他們所以能威福自恣的原故，不在本身的實力，而在全世界全中國最大多數的民衆沒有覺悟，沒有聯合起來反抗。我們如果覺悟了，聯合起來向前進攻，則他們的紙老虎一戳即破。所以革命的導師中山先生囑咐我們說：「喚醒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

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就是全世界弱小民族，被壓迫的各階級相約互相合作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工作；這麼一來，革命的努力日益擴大，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占絕對多數的農工商學兵各階級是無疑的了！

四 聯合起來的戰略如何

誠然，農工商學兵各界聯合的理論是深切著明的；農工商學兵聯合的戰鬥力是偉大莫匹的，農工商學兵聯合作戰的勢力，是帝國主義軍閥所畏而莫可如何的。但是狡猾的帝國主義者軍閥及一切反革命派，他們爲想永久保持他們的特殊利益，永久可以宰制被壓迫民族和階級，他們早已看得清楚，知道這種聯合戰綫成立，就是他們的末日到了。這狡猾陰險的他們，馬上就定出兩條毒惡計策：第一是離間分裂我們的聯合戰綫，造出許多的謠言，用層出不窮的詭謀，利誘威迫，總想淆亂大家的視聽，離間大家的聯合，同時又組織他們反動的聯合戰綫，極力扶助，指揮他們的走狗——軍閥等用高壓的手段，殘殺革命分子，撲滅革命運動，使我們的精銳，橫被摧殘。他們這樣毒計，曾經用過多次，得了意外的成功；而我們的運

，却不幸而上了幾回大當！所以我們要實行農工商學兵聯合起來的新戰略，就首先當打破他們陰謀。我們必須看清革命的，爲人民謀利益的政府而加以擁護。我中國唯一國民政府，就是建設在革命的需要及人民的利益之上。我們應當竭誠擁護，使之鞏固發展。

中國國民黨，是中山先生締造爲求中華全民族的解放的，國民黨是建築在中山先生主義和策畧之上，是我們的領導者，是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大本營，我們應當一致加入，努力於革命功作。我們爲革命而聯合力戰。我們就要用聯合的勢力，來幫助國民政府的北伐。因爲北伐的意義，是掃清禍國殃民的軍閥，及一切帝國主義的勢力，就是解放我們自身的軍事行動。我們應當擁護北伐，參加北伐，使北伐的武力，成爲「民衆化」，以民衆的武力，戰勝一切！我們的口號：——

農工商學兵聯合起來！

擁護國民黨及國民政府！

擁護北伐！

蔣總司令言論集

蔣總司令言論集

三三

打倒帝國主義！

打倒軍閥！

肅清一切反革命派！

農工商學兵聯合萬歲！

注重黨之威權鞏固黨之組織

——對黨務宣傳大綱宣言——

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宣傳委員會，通過黨務宣傳大綱七條。注重黨之威權，鞏固黨之組織，意切言危，重有深感！

中正自去年受黨委託，勞師遠征，雖為中央黨部負責之一人，然致力於軍事之日多，致力於黨務之時少。重以北收鄂贛，東克閩浙，軍務蠅集，昕夕不遑，而各同志，或留守後方

，或過赴前綫，相聚時少，意見或歧。遂使長江民衆，祇知有國民黨之人，而不知有國民黨之黨。長此以往，不獨亡黨，抑且危及革命前途，顧念本根，怒然憂懼！此中正希望同志一致鞏固黨之權威，尊重一切權力屬於黨者，一也。

中央執行委員會，本爲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內之最高機關，設置常務委員，執行一切決議。祇以去年同志離散，黨日動搖，蓋以軍事緊張，非團結力量，無以行動，於是有五月十五日，全體會議主席制之決議。但因應時勢，或可漸行，縣爲常制，必生障礙，所以中央黨部一抵南昌，中正首行建議取消主席，恢復常務委員及祕書處之制。誠以中央執行委員會若不健全，則黨之指揮無從統一，黨制若不取民主政治，則黨之基礎隨之動搖。此中正希望各同志擁護中央執行委員會，統一黨之指揮機關，並努力掃除封建思想以實現真正之民主政治者二也。

自去春汪精衛同志，因病請假，黨日分離。反動者得以肆其造謠惑亂之機，而挑撥者更因緣時會，反間唆煽。中正與汪同志，在個人爲畏友，在黨內爲共同奮鬥之三民主義信徒。

分之爲全黨失敗之基，合之爲革命完成之利。函電往返，銷假無期。去年曾於廣州聯席會議，爲一度敦促之請求，最近在南昌，亦曾爲再度之決議，徬徨繞室，心力交瘁。中正曾下決心，如汪同志更不歸國，共負艱難，惟有辭職，以謝同志。此中正希望各同志共同敦促汪精衛同志銷假復職，使黨內領袖團結一致者三也：

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鄂並無問題。祇以各同志初抵南昌，而東南之軍事同時發展，側重外交財政者，則以武漢爲宜；側重軍事者，則主南昌爲便。所以擬開中央全體會議，決其從違。後以各地民衆之要求，諸同志之意見，遂不俟大會，決定遷鄂，全體會議，因亦展期。——惟中正個人，每感於政治黨務無一定之方針，遂使前方負責任之同志人自爲戰。政治苟無一定之標準，則行動易趨於紛歧。而且外交財政，無一定計劃，轉失黨之精神，致如軍閥官僚之削足就履。中正爲求個人及各同志得正當之指導，希望速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以解決重大問題者四也：

中正服役軍事，受黨重託，於軍事方面，雖負總司令之責，而對於中央黨部之決議，

時一刻，毋或少忘。每復誥誥武裝同志：服從個人爲輕，服從黨部爲重；而服從三民主義尤爲重。誠以革命歷史，祇有民衆之利益，絕無個人之光榮；有全黨之成功，不認個人之能力。自奉總師干以後，無日不警惕戰兢。不過以軍事爲個人之微長，所以不辭艱巨，冀爲羣衆謀可以得之幸福，此中正所尤希望各同志體黨之存亡，務使軍隊完全在黨指揮之下統一起來，勿使軍隊有統一於黨之名，而行其個人割據行省之實者，五也。

抑有進者：今日吾黨，已至頻危將裂之機，不獨須鞏固黨部之最高權，對於中央政治會議，軍事委員會，皆須爲一度之改進。務使昌明吾黨主義，親愛精誠。個人之左右，固須嚴防，黨團之操縱，尤須注意。使中正對於政治會議之指導，對於軍事，有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不至馳騫隕越，負吾黨同志之期望，負全國民衆之要求。

現在外交財政，均無系統整個之計劃。去歲收復贛鄂，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均未北遷，往往憑個人之理智，爲隨時之應付。投艱遺大，常感困難。吾黨佔領之地，號稱數省，然而不明黨義，尙復有人。財政各項，中央每無暇顧及。若復不再整理，則與軍閥所佔領之地何

殊？此尤中正期望此次中央全體會議，有以指導而使中正得以遵循者也。

中正自隨 總理革命二十餘年，祇知服膺三民主義，不知其他；祇知有黨，更不知有己。個人無事業，革命即為中正之事業，個人無利益，全黨及民衆之利益，即為中正之利益。所望各同志對於此次黨務宣傳大綱，一致接受，全體團結，鞏固黨基，無使亡黨，致使國民革命及身而廢；則中正雖犧牲一切，實不敢辭，謹此宣言，告我親愛之同志。

北伐戰爭中羣衆應有一個澈底的認識

戰爭在一般社會心理中，的確是一個可怖的名詞；一提出來，不是令人想到那拉夫鐮餉，狴狴，殘忍的情形；就是令人發出那沈怨，悲哀，咒罵，痛恨的聲調。並且證以歷次戰爭的結果心理，和人民所受的教訓，更不能不令人真切的認是一個急當弭止的問題。因之社會的心理，一方面就逐漸的凝成反對戰爭的潛力。但是在歷史進程中，用客觀的態度，精密的觀察一下。一切文明的進行，又盡是從不斷的戰爭中推演出來。有一度破壞，就有一度建

設；有一度的流血，就有一度的成功。這種理論，亦是政治家歷來相傳的衣鉢。所以社會上一方面又得到贊成戰爭的同情。現在這兩方矛盾的心理，已造成兩條背道而馳的途徑，亦赤裸的，很迫切的，擺在社會羣衆的面前，要他們認識清楚，走那一條途徑了。這種認識，本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最好是從戰爭的本體上，用歷史的眼光，先把牠截爲三大階段，逐段來研究一回。

第一期的生存戰爭：此「生存」兩字是狹義的，是指人的生存言的。在太古時候，人獸羅處，弱肉強食，生命保存的要求，出自天性，各人謀各人的生存，就不得不有一番力戰，或人與獸戰，或與人戰；都是免不了的事情。大概總經過一番混沌的，黑暗的，長久的時期；纔能確立人類生活的基礎。這種戰爭，意義甚簡，最大的目的，亦僅在個人或少數人生命的安全。

第二期掠奪的戰爭：這時期歷期最長，其戰爭的次數亦最多。自上古一直到了現在，盡都歸納在這個時期裏頭。其中一朝一朝的興亡，一回一回的戰鬥，全是由個人自私自利的心

發生出來的。富貴利祿；人之所欲，乙從甲的手中奪來，丙又從乙的手中奪去。或是聚甲乙丙丁而共同競爭，於是循環戰爭，就一幕一幕的成爲中國歷史上戰爭的中心。間有一二可歌可泣的人物，夾在裏頭；嚴格的說起來；亦不過是一人一姓的犧牲者，都無重大的意義，可以總括起來，這種戰爭，不但毫無價值，不但與羣衆的福利毫不相關，並且多一回實現，社會上就多一回的糾紛和痛苦，這真是一個萬惡的總匯。

第三期的主義戰爭：自世界上有了主義的戰爭，人類的進化，就漸出混沌中，黑暗中，恐怖中，得到光明的，平坦的，軌道的；主義戰爭的目的，就是要喚醒羣衆，聯絡羣衆，使他們都聚集在人道的，鮮明的，旗幟之下；來和那反對者，掠奪民衆的利益者，做熱烈的血戰，爭最後的勝利。使一切人類，都能得到生活上的安全和優美。這種戰爭，無論是失敗是成功，都是很光明磊落的，無論做甚麼工作，居甚麼地位，個人的人格，都是很完全，很高尚的。因爲這並不是求個人的生存，不是求個人的幸福；並且還要犧牲個人的生命，犧牲個人的幸福，去實現那羣衆普遍的福利。

明白了戰爭的本體上有了這三大階段，就可以回頭來觀察現在的戰爭完全是在那一種情況之下了。中國自滿清末葉，一再敗北於英法日俄各強國以後，東亞歷史上數千年來，可謂變名文物之邦的腐敗腐朽等情形，就盡量的披露無遺。從前睥睨自大的古國國民，亦就於這時一變其囂強傲慢的態度；而養成其媚外的心理。同時，列強因其機器工業發達，生產上起了恐慌，牠們更加緊牠們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勢力，向弱小國家和弱小民族盡量壓迫。從那被壓迫的境內，尤其是中國境域內，一方吸收原料品，一方作機器生產銷場。因此就形成帝國主義侵略政策。中國就是各國帝國主義侵略的一個大場所，牠們不但利用不平等條約，作牠們侵略政策護符；且利用軍閥，操縱軍閥，作牠們侵略政策的工具。所以在經濟方面，一切國人自營的工商業，都無有發達的可能性。一切羣衆，都因爲生產崩壞和生活的困難，就一幫一幫的跌入無產階級裡來。在政治方面，各軍閥因爭奪外人殘餘不平等的利權，利害上就發生衝突，又釀成不絕的循環戰爭。社會受其影響，富足者變爲中產，中產變爲無產。結果也是一幫一幫跌入無產階級裏來。各無產階級，備受了這兩種壓迫及剝削的痛

苦，就發生人類應一律有自由平等的覺悟。逐漸看出誰是牠們的敵人；並且覺得非把他們的敵人打倒——就是把各軍閥各帝國主義打倒，——他們的痛苦，是不會解除的，他們的福利，是不會實現的。他們要解除他們痛苦，和實現他們的福利，他們就不得不急起來聯絡他們的同志，聚集在那人道的鮮明的旗幟之下，來和那掠奪他們福利者作熱烈的血拚。他們聚集的羣衆，就是今日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軍。他們血拚的實現，就成了今日國民革命軍掃除軍閥的大戰鬥。

我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他是人類的先覺者！他對於無產階級的痛苦，抱十二分的同情。他爲民族謀解放的心，更十二分熱烈，他死後唯一的遺產，就是中國國民黨，他交給我們的使命，領導由羣衆團聚而成的國民革命軍，實行和那萬惡軍閥及帝國主義者作凶猛血戰了！不參加作戰的羣衆，游移迷惘，徬徨在我們革命的戰綫了，本來戰爭是不應該祇一味贊成或一味反對的，至少也要有判斷利害的能力。譬如連年直皖戰爭，直奉戰爭，無論如何爭法，對人民的利益，是毫無關係的。何況更要糟蹋他們，使他們更跌入深一層的地獄去！實

在值得羣衆的反對。但是這個國民革命軍的戰爭。他的目的，是要根本剷除軍閥及帝國主義的，是要實現羣衆的福利。他們主義是何等的正大！他們的旗幟是何等鮮明！一切民衆都應當堅決的加入；絕不應有甚麼的遲疑。反過來，這種遲疑的態度，就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結果還是助長軍閥及帝國主義的勢力，我們爲貫徹革命的主張計，我們祇得含着眼淚，流着鮮血，澈底的掃除淨盡。

末了還有幾句重要的話：中國的國民革命是被壓迫民族自求解放的革命；與世界上一切被壓迫階級自求解放的革命，是有密切的關係的。兩者不但有一致行動的必要；并且有一致行動的可能。將來他們提携互助的成功，就是世界大同的實現。所以親愛的羣衆！你們要民族解放，人類平等，世界大同，你們第一步的工作，就是昂起頭來，努力向國民革命的戰綫上參加去！

總理廣州蒙難時之精神。

五年前之今日，即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變，圍攻總統府，先總理孫大總統督吳繼，與叛軍相持，歷五十餘日之久，其事俱詳余所著「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茲不贅述。余至今所引爲深痛者，總理致力革命，以討賊戡亂爲職志，十年之秋，視師桂林，十一年之夏，出兵江右，所向皆捷，軍威遠震。繼以陳炯明作亂，第一次之北伐，遂至挫敗；十二年十一月，陳逆敗亡，總理重蒞廣州，而餘孽譟聚東江，驕兵悍將，以縱敵爲事，積年不能破；十三年九月第二次北伐，以後方未固，亦終於無功。蓋自陳炯明謀叛以後，總理爲民國盡殫之憂勞困苦，有非常人所能想像者。故以總理極健之精神體魄，未六旬而遽殞！今茲北伐將底於成，而總理已不及親見，此我同志今日所爲同聲痛哭著者也！

我同志悲痛之餘，益當以繼承總理遺志，深自惕勵。總理在蒙難中，所表現之精神，爲守法盡責，不肯輕棄職守，生死成敗，皆非所計，不畏暴力，不懼強權，而以民國之文天祥自待。總理此種精神，實足拯救中國垂死之國魂。

自此以後，全國國民，皆曉然於總理爲中國之真愛國者，而翕然傾向於總理所手創

之中國國民黨，吾人今日之勝利，蓋猶 總理蒙難時之精神所賜也。

總理蒙難以後，由粵至滬，發表護國總統宣言，其結語爲：「凡忠於民國者，則引爲友，不忠於民國者，則引爲敵，義之所在，并力以赴，危難非所顧，威力非所畏，務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俾國民皆蒙福利，責任始盡」。又致本黨同志書，其結語爲：「疾風然後知勁草，盤根錯節，然後辨利器。凡我同志，此時尤當艱貞蒙難，最後之勝利，總歸於最後之勝利者」。此非我同志最可寶貴之教訓乎！我同志能守此教訓勿失，則中華民國之建設不難完成，而最後之勝利，亦屬於吾人矣！

抑余尤有感者，本黨不幸，每於戰勝敵人之際，輒有叛黨者起於肘腋之下。昔之陳炯明，今之共產黨徒，如出一轍。得擁護國家與民衆之利益。

其次，在奉行國家法令，與民衆同甘苦，使部屬無擾亂民衆之行爲，已身亦無枉法干權之舉動。

再次，即須根據地方情形，預籌軍事結束裁汰兵額，實行 總理兵工政策，務使農工以

裁兵所得求國家生產力之增加；不但促進經濟之發展，即文化教育與實業等建設問題，亦得次第施行，不致成爲空談，民衆幸福得以早日實現。

夫欲達國民革命成功之目的，一方在以民衆的武力，掃除反革命勢力；一方在忠實有爲之同志，於黨國危難之中，出其全力，以規劃將來建設之方案，吾黨此後，將由軍政時期轉于訓政時期，然欲超過此時期之難關，須我後方將士，念黨國之多艱，民衆之痛苦，與前方將士作戰之勇烈，互相勤勉，努力職守，使閭閻不驚，工商樂業，前敵將士無後顧之憂。至爲官長之同志，更當矢志赤心，夙興夜寐，眷念此次戰綫數千里，將士百餘萬，虱芻挽粟，小民艱辛，追奔逐北，征人勞瘁，一兵一卒，皆吾同胞之生命，一草一粟，皆吾民衆之血汗，用何方法，可以增進士兵之幸福，有何措施，足以擁護民衆之利益，後方同志之責任，始有更重于前敵將士者。如于此時，不作凡計：反各自增製槍械，擴充兵額，把持稅收，扶植私權，使國家收入日益不支，民衆負擔日益加重，甚且蓄議黨務，干涉政治，遂反中央總趨之堅忍強毅，陳炯明雖倖勝而終覆滅；今則以各同志之忠勇奮發，共產黨徒謀叛卒不得逞。

蓋總理之精神，已深入我同志之肺腑矣。

余謹於總理蒙難五週紀念之日，爲我同志高呼：

與愛國！不怕死！

總理萬歲！

中國國民黨萬歲！

留別後方同志的一封信

中正受黨國重託，統率國民革命軍，繼續總理遺教，完成北伐大業，我第一二三各集團軍刻已整軍前方，待命進攻，中國統一之期已近，國民革命成功不遠，然前方將士之勝利，尚賴後方同志鞏固其勝利之基，殘餘軍閥固不難剷除；共產黨繼起之反動，尤須預防。鞏固之方，預防之策。

第一，須我全體將士親愛精誠，團結於三民主義之下，不猜不忌，惟依據國民革命之目

的，造成獨立與統一之中國，以命令，不受政府指揮，不守黨紀，不遵黨綱，致使中央威權因以不振，黨綱黨紀，蕩然無存，因而影響內政外交同趨惡化；使革命勢力日形渙散；民衆信仰日趨薄弱，徒貽敵黨之譏笑，而予反動者之漁利。不惟於個人人格破產，而於黨國前途，尤多障礙。如此，對國爲不忠，在黨爲背誓；不忠與背誓，不惟爲黨紀所不許，且爲國人所不容，願我將士共戒之也。

中正矢志革命以來，惟以總理之心爲心，一已生命，早已置諸度外；身外之物，復何所求；惟念兩年以來，黨失重心，中樞未固，同志之間，猜疑未泯。而外迫於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內迫於殘餘軍閥之兇暴；誠恐革命事業一旦中斷；中華民國於以淪亡，上無以慰總理在天之靈；下無以歷民衆來蘇之望，故雖東去扶桑，心懷祖國，急遽歸來，肩此重任。中正誠欲鞠躬盡瘁，以其點血滴汗，爲吾民族求平等自由。若植義營私，擁兵自衛之謀，乃反革命者之所爲，吾黨同志，人人可以制裁此反叛之行動，是固中正所不爲也。北伐成功之日，中正之心迹，當可大白於天下，使天下後世，共知中正爲何如人；而懷疑中正者亦得坦然冰

釋。此中正所願爲我後方將士及同志所預告；而尤願吾同志共盡督正之責者也。

吾黨兩次北伐，俱遭挫折，究其原因，非關於強敵兇頑，前方失利；而在黨內同志，團結互信之不力，爲反革命者所乘，致前方將士失所憑據，革命大業於以停頓，遂使國內軍閥，無法剷除，國際侵略難以防制。方今共產黨徒，正肆其凶箠，煽動民衆，以擾我後方；腐化份子，亦相率混入本黨，以冀其分化我同志之行伍。凡我同胞，當力行戒備，謹嚴步伐，實現本黨政策，以遏共產黨之陰謀；絕對相信同志，以防反革命者之離間，革命之成功，在同志之間，以堅忍卓絕之精神，至死不二之操守，爲不斷之努力，以求主義之實現。否則，投機反動之輩，日伺吾側，稍得間隙，即授以可乘之機，而吾黨同志又將受其愚弄而不自知，北伐終不得完成，民衆終不得解放，我黨主義，無由實現，國家破產，正無已日，事之可懼，蓋無過於此者。

總之，中國今日，已至以三民主義完成統一之時，武力使用已失其時效，地盤思想，更爲人所唾棄，凡我將士及吾同志，於此次北伐，成當存一必死之心，以求中國之統一，力求

團結內部，以求國民革命之成功，軍閥不除，前方將士之辱；主權不行，後方同志之耻，竭盡知能，共同奮鬥。如此，則殘餘軍閥，不難剷除，革命成功計日可待也。中正深願與我將士同志共勉之。

今日黨員與政府軍隊及社會之組織惟一之

要素

吾黨革命之真意，在除舊布新，實行三民主義。然舊不能除，則新不易布，中國舊有之弊，與三民主義最不相容者，外而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內而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流氓匪徒之作祟，使良善之民，不能生存而發展，此不可不除者也。軍閥者，帝國主義侵略者之根，而貪污土劣流氓匪徒之藪也。一方面斷送國家人民之權利，博帝國主義者之歡心，以保持勢力，一方面容納貪污土劣流氓匪徒，以攘奪權利。故不消滅軍閥，革命除舊之工作，為所阻梗而決不能開始。故軍閥者，阻梗革命之第一障礙物也。自民國紀元以後，凡革命者，亦曾用種

種方法，思除此障礙物以成就革命，然軍閥藉軍隊之力以頑抗，始終爲革命之障礙，此近年以來，所以有北伐之舉。以軍隊之力，消滅其軍隊，排除此革命障礙物之軍閥，茲幸二年之間，軍閥先後消滅，軍閥之軍隊完全解體，是革命之障礙物已去，自今以後，即當進切實之革命。

今日雖已排除革命障礙物之軍閥，然軍閥之所以成爲軍閥，惟恃有軍隊，今消滅軍閥之軍隊者，亦仍爲軍隊，軍隊不切實改良，前之軍閥雖去，後之軍閥未必不復生，軍隊爲國家命脈之所寄，斷不能因恐有軍閥之故而盡廢，故欲有軍隊而不生軍閥，則莫如軍隊黨化，軍隊黨化，則軍隊中人人服從三民主義而倦不爲一人所用，軍閥自無從產生。國民黨者，三民主義之黨也。三民主義者，民族民權民生，皆爲全民利益計，而無偏隘之主義者也。故軍隊而黨化，即無異軍隊國民化也。故曰：國民革命軍之軍隊，乃民衆之軍隊者，即此意也。不特於此中國之軍隊而黨化，且將成爲世界最純潔之軍隊，不但不爲世界禍，且爲世界福。蓋因國民黨之三民主義，欲使各個民族皆能獨立平等，非欲於自己民族發達之後，侵凌其他民

族，凡爲民者皆有權，凡爲民者皆能生，非爲國內一部份人爭政權營貨殖，亦非爲已國民權民生發達之後，侵凌他國之民權民生，所以異於共產主義者在此，所以異於國家主義與帝國主義者在此，故中國軍隊而黨化，無論國內國外，除自私自利以侵凌他人者外，固無一不在擁護保障之中，有百利而無一害也，故先總理有常言曰：『天下爲公』即此意也。故軍隊黨化，實爲今日最要之一。

軍隊既黨化矣，革命之障礙物不特已去，且永無復生之機會矣。而第二之最要者，卽爲黨之軍隊化，國民黨爲三民主義之大本營，黨不健全，則一切革命之工作，不能實在，今日黨之弊病，在紛雜，在懈怠，在意志不統一，在權限不分明，此其故皆由於黨之不能軍隊化，軍隊者，爲人生死存亡關係之所寄也。故其精神必振作，其紀律必嚴明，其思慮必細密，其計畫必周詳，其任務必定確，其功過必分明，反是者，必將死而不生，亡而不存，軍閥之軍隊，所以每戰必敗者，軍隊官僚化，土匪化，不能成爲真正之軍隊故也。故軍隊而不能成爲真正之軍隊，則死而亡，軍隊而能軍隊化，無論何事，與軍隊無異，將必勝而必成，故能

以軍隊之精神爲黨之精神，則黨決無懈怠之弊，以軍隊之紀律爲黨之紀律，則黨決無紛雜之弊，以軍隊之思慮計劃爲黨之思慮計劃，則黨決無不統一之弊，以軍隊之任務功過爲黨之任務功過，則黨決無權限不明之弊，故黨而不軍隊化，則如散沙，黨而能軍隊化，則各有所事，各有其責，各有所以盡力之處，而逐漸發展，黨員之任務，爲三民主義之領導者，監護者，宣傳者，調查者，領導不僅在言論，當以身作則，監護不僅在行政，當先及於同事之黨員，宣傳不僅在粗簡之標語與口號，當不惜苦口敝舌婉轉之解釋，調查不僅在現在之表面，當探究其事之歷史變遷與環境。故爲黨員，無論在鄉在市在省，皆有繁重之任務可爲，監護有所發現，調查有所心得，皆當上其意見於上級，而彙之於中央，如是則中央黨部對於一切應興應革，皆有根據而具力量，與行政非特不相衝突，而有指揮扶助之益矣，此黨之不可不軍隊化者，又爲今日最要之一。

至於政治，則向者以急於剷除軍閥之故，凡百精力皆萃集於軍事之故，而未能切實進行，或組其規模，或徒有名目，因之投機謀事之徒，不免踏來紛至，朝獻一策，夕進一謀，遂

使政局現重疊顛倒分碎散漫之象，此而不治，後將益甚，治之道，亦惟行政機關之軍隊化。

• 夫使行政機關而軍隊化，則政事上決無未經詳細計劃而輕舉者，未有鄭重手續而輕廢者，未奉上級之命令而或與或廢者，或奉命不行，或奉行不報告者，事各有人，人各有責，不至冗員雜湊，勞逸不勻，推諉延宕，無人顧問，故行政機關而軍隊化，則奔競之風自消，官僚之氣自滅，委靡不振之狀，巧滑偷惰舞弊把持一切不正當之思想，自能削除，今之行政機關所最難者，不用一舊有之人員，則手續多有不便，用一舊有人員，則舊有之積習即隨之而入，且未幾而傳染於新有人員，官場腐敗之氣，遂瀰漫於全體，故行政機關而軍隊化，以軍隊嚴密之組織，組織行政機關，以軍隊整肅之紀律，紀律行政機關，必能事無不舉，舉無不力，而腐敗之穴窟不能存在，即用舊式人員，亦不至有輸入舊習之患矣，此行政機關之不能不軍隊化，又為今日最要之一。

自古每當易代之際，革鼎之後，其風化必肅靜，其人心必振作，百廢俱興，能繼續至百年或數百年而不替者，此何故也？蓋以用兵之後，軍人多散於民間，於不知不覺之中，社會

亦進於軍隊化故也。如古之井田屯田之制，及保甲團練之制，皆寓兵於農，寓兵於工，簡言之，照軍事組織以組織社會維持秩序也。夫以無主義之社會，而能軍隊化，其整飭社會之力量，且可及於百年數百年，若三民主義為根本，而後使社會軍隊化，則長治久安，更何待論。今日社會風俗之偷薄甚矣，人人思不勞而獲，於是投機求倖，欺騙擄奪之風，日盛一日，遇事生風，於中取利者，不一其道，富者日縱於奢淫，而無暇及於正事，貧者日陷於靡賴，又不安於正業，憑空取財，以度生活之徒，幾於軍械斗量，社會每發生一事，無論好壞禍福，即借其名義以圖私利，故問題愈多，而彼輩之財源愈茂，以如是之人心風俗，欲望其建一事業，行一主義，不可得也。故今日而欲改革民衆，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不可不先使社會軍隊化，以軍隊之精神紀律，計劃任務，輸入於民衆之中，使社會之上，不敢以強凌弱，以巧陷愚，以奸詐欺誠實，則凡百職業，皆臻正確，而三民主義自亦深入於人心矣，此社會亦當軍隊化，又為今日最要之一。

軍閥者，革命之第一障礙物也，今已掃除矣，反對革命者已無屏蔽之具矣，於反對革命

者，尙欲利用歷來忍苦受辱而成之苟且之人心，使凡百政令，皆不能實現，此其阻碍革命，不減於軍閥也，以其慣用方法，約有數端：曰推諉，曰延宕，曰蒙混，曰假借，一事之來，勢在必行，則互相推諉，推諉不得，則日事延宕，延宕既久，則用蒙混，蒙混不得，則圖假借，四者必有一售，或連續而來，或交互以及，必使其事至於有名無實而後已，此非明白之反對革命。而其潛伏之力，遍入於各界各類之中，今已漸漸發現，後必日益加甚，苟不及早以至健之精神，至嚴之組織與紀律，爲之掃除廓清，則將來革命所有之工作，悉爲反對革命者藏身之所，此如何至可痛之事乎！此中正所以於軍隊黨化之外，又有黨員與行政人員社會民衆皆使一一軍隊化，以清其源，而杜其漸，庶幾革命可以貫徹，三民主義得以實行也。

對時局之意見

中正東髮受冠，素抱革命之志，從先總理奔走革命者二十餘年，先總理不以爲不肖，付以軍旅之事，諸同志復不以爲不才，任以北伐之責，中正以黨國爲重，受命而不敢辭，深幸

藉先總理之威靈，諸同志之信義，各將士之同心戮力，得以定兩廣，靖兩湖，肅除長江下游之敵，以長驅北進，祇以密溪分歧，發生誤會，中正深恐以一身爲諸同志合作之梗，於是毅然去職，以明素志，此中正之不得已也，繼以諸同志之誤會既明，四次全會之督責甚重，中正不自量力，以爲北伐未成，軍旅之事未畢，先總理與諸同志付託之任未盡，於是毅然復職，竭其心力，以圖完成北伐之功，藉減半途棄職之罪，又幸諸同志之督飭軍事，各首領之協力，乃得清除直魯，底定北平，此雖中正所抱之志願，而始料猶不期若是之速也。中正以爲戰事既已大定，中正之責可告結束，於是乃有撤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及一切要職之請，乃諸同志以爲東三省之統一未定，軍隊整理之方策未決，因而不許，中正乃勉爲北行，致力於斯二者，今大體已定，中正自應退於黨國同志之一，以聽黨國同志之驅策，蓋黨非一人之黨，國非一人之國，黨國同志，有需於中正者，中正雖肝腦塗地，所不敢辭，其必需團結一切同志，合羣策羣力以爲之者，中正惟當效個人能及之力，隨各同志之後，以助黨國，此中正對於出處之間，應告於同志者一也。中正曩昔所最傷心泣血者，以諸同志之間，或因主讎

見解之不同，或因環境所處之有異，而不能一致，遂見日蹙而日遠，中正甚望日後諸同志之間，互諒以至恕之情，以黨國為重，以德義為界，而不復互相讎謀，此中正所切望於同志間者又一也。萬事當草創之始，人才不能一一儲備，故對於用人，每以急切之故，各就所知以使其間庸有不肖者，在任職之人，固宜各自矻勉，以防阻越，而反對者亦宜明以考校，指其事實，不宜漫為推度，以起猜疑，更不宜以籠統之詞，定人罪孽，如有犯法亂紀者，無論何人所用，皆當盡法以治，不必有所姑息而容情，此中正對於用人一端，願為同志告者又一也。既曰以黨治國，則政府與行政人員，斷不能離黨而獨立，黨與黨員又不能離民衆而不顧，民衆與民衆之間，亦不能任其衝突而不問，中正以為政府行政人員與黨，黨部黨員與民衆，民衆與民衆之間，各宜立一至嚴至明之標準，使之不生直接之衝突，此中正對於調協各部分之見解又一也。中正以為對於今日之言論，縱之過甚，不免龐雜，起紛紜擾亂之際，東之過甚，又未免有閉門塞明之害，厥宜就其利害，定一準則，有搖亂主義，鼓惑人心，反背本黨之主張者，皆在絕對禁制之例，其餘根據事實，以批評行政之得失，摘發弊害，以補助黨

國之耳目者，皆當令對於個人負責之外，不更有所束縛，此中正對於言論之處置又一也。又有一端爲中正所欲不肯而不得者，於今軍事之形式初告成功，而所以能成此功之由，以廣嚴言之，除劇烈反抗之少數人外，直接間接無不有若干之力在內，然革命者爲公衆，爲革命出力者，又爲公衆應盡之責分，革命即使完全成功，亦不過各公衆應出之力，不爲虛費，非若以前爲一人一家者之可以居功也。故有助於革命之人，無論其成績大小，苟有絲毫居功之心，以望日後之報酬收穫者，殊非革命者應有之心地，此又中正所不得不爲全體曾有預於革命者告也，黨國成敗前途利鈍，中正於茲數者，至有關係，心以爲急，故不敢緘默而不言也。

黨部與政府政府與民衆之關係及其職權案

中央第五次全體會議提案

黨中首領一致，政府與黨部一致，黨部與民衆一致，然後始能澈底實行三民主義，而數中華民國於隆盛之城。然在今日，百事草創，人意不同，雖云同在三民主義之下，而解釋不

一，各取有利於己之地位與主義者，而昌言之，其不能遷歸一致，勢之所不能免也，故爲今之計，先須使一致者不致衝突，政府中人之不常自相衝突，不待言也。政府與黨部不衝突，黨部與民衆不衝突，不衝突者，非日事調停之謂，亦非強力壓制之謂，必先立若干標準以爲之界，則衝突之原自滅，而一致可望矣，行政人員避免衝突之標準，則爲集今日各部分之有權力者，共同立一公守之約曰：自後政見上無論若何不同，決不用軍隊之力相爭奪，軍隊除國防及剿匪外，決不用於內戰，此標準既立，如能人人謹守勿背，則行政人員，卽有政見之不同，斷不致貽害於大局矣。既曰以黨治國，則政府者，由黨部組織之政府也。故以常理而論，黨與行政人員，斷無衝突之虞，惟因行政不能不用專門人才，行政爲權利之所在，易爲投機鑽營之徒所取，行政人員之地位環境，與黨員不同，故行政人員，有時或與黨員立於反對之見解，然黨員如對於行政不以爲然，則當就其意思而忠告之，忠告之不聽，則呈其意見於上級黨部而彈劾之，彈劾之無效，則用中央之權力而改組之，而其最要之標準，則黨員黨部，決不能直接以干載或處置政治，此乃黨員人人所應知之一語，凡爲黨員者，斷不能反背

者也。苟黨員與行政人員，以此爲界限，則黨與行政，即爲反對，決不致於衝突矣，黨既爲國民黨之黨，政府爲國民黨之政府，故國民黨員而處處反對政府，無異自己與自己反對，既有所不可，然國民黨乃爲民衆而奮鬥之黨，離去民衆，而專助政府，以制止民衆，亦有所不能，故黨在今日之地位，立於行政人員與民衆之間，而行使其責務，必當立一標準，爲之界限，其標準爲何？曰：凡一切民衆運動，如與民衆無直接之利益而於治安有害者，必須禁止。一爲示威遊行，二爲羣衆大會，三爲同盟罷工，民衆應有表示意思之權，應有自行組織之權，惟遊行與大會，對於國內問題，祇有害無益，應絕對禁制。外如爲生活問題，勞資間之衝突，萬不得不能工者，須先以其情形呈之於地方官吏，訴之黨部，不得結果，然後公布於大衆，進而爲不擾亂治安之罷工，則爲官吏者，祇有關停，而不當禁制，黨部苟深悉此義，共守此約，日以謀民衆接近，一方灌入三民主義於民衆，一方面與民衆謀利益，則既不離開民衆，亦不慮處與行政人員反對而致衝突矣，昔漢高祖約法三章，而天下定，今國家草創之時，有此有權力之首領間之約法，（即決不用軍隊以助爭政見）黨員與行政間之約法（即黨員

決不直接干涉或處理行政）行政人員與黨員對於民衆之約法，（卽處處應爲民衆謀利益，而絕對制止示威遊行，羣衆大會，與政治罷工）苟能切實遵守，行之三五年，而不事事入正軌舉國一致，以實行三民主義者，我不信也。惟尙有一言，須附告者，卽行政人員，務須自行切實整頓，再由黨員與民衆之監視，勿使之營私舞弊，則一切衝突之用，亦可減少其大半矣。

在滬發表之談話

中央第五次全體會議卽將正式舉行，中正適以私事來滬，各界紛紛詢中正對於全會之意見，關於黨政大計一切須待會議決定，中正唯認本黨同志在此環境中第一要義應以十分之努力實現團結。茲將本黨團結之必要及中正個人之決心，爲我全黨同志及社會人士坦直言之。

當此軍閥初平，餘孽未弭，外交開始，成敗未分，共產黨徒死灰求燃之日，凡在我黨同志惟有團結一致，互相監督，互相扶助，聚精力於一致行動之下，然後可以排除一切困難而求生存。卽非我黨同志，凡全國人民除不顧大局之軍閥餘孽爲外人阻撓中國進步之間牒以及

乘間抵隙，謀擾亂之。其齟齬徒外，其餘固無不竄我黨同志之團結一致，藉使國家統一安定，三民主義一一實現也。蓋不利於我黨同志團結行動一致者，惟彼軍閥餘孽外敵間牒共產黨徒，因而挑撥離間，施其慣用之手段，煽動民心，蠱惑青年，日事攻擊以求擾亂，使喘息未定之當局無暇整理而建設，我黨望治過殷之同志不知而墮其計，爲之附和而張目，此中正所大懼也。一方面我黨慮慮過深之同志不能因勢利導一切，深閉固拒，視如蛇蝎，反使爲淵駭魚爲叢駭雀，此又中正所大恐也，我黨同志厥宜易相敵之念而爲相憐，易攻擊之詞以相規勸，在位者當虛心以求扶助，不在位者當純潔以盡監督，勿以己爲必是，勿以人爲必非，但求於事有益，不求己之必勝，此乃我黨同志團結之源，中正所切望者也。中正以爲今後我黨之同志當一依三民主義以進行，而祛除一切共產黨兩莽滅裂之手段，在此範圍以內不可互有猜疑，在此範圍以外充當互相防制，此又中正之決心願與同志共勉者也，夫人生之觀念每以地位不同而致岐異，故往往有同一目的因不明悉他人地位之故，遂至日趨反對終於不相容者，此我黨同志之間又宜深長以思也，中正又有三言爲吾黨同志告者，國家之大患，在於國內之戰爭，中正

當竭其心力務使今後國內決不用兵；社會之大患，在於共產黨煽動各階級之互仇而敵視，中正當竭其心力務必遏削階級之爭鬥，我黨之大患在於同志間之猜疑而離散，中正當竭其心力遏其猜疑集其離散，務使歸於團結一致，準是以進，生死不渝，中正所志如此而已，

八月七日

在中央黨部紀念週重要之演說

主席，各位同志：今天兄弟剛從上海回來，本要到國民政府做紀念週，因為前星期我們特別市黨部的各級黨部和中央黨部的區分部，對於兄弟有擬一個警告案所以今天特來對各位同志報告這個警告案。現在還沒有提出成立，不過兄弟很願意把他提出來討論。因為黨紀是不能差一點的，有一點違反黨紀，就無論是誰都應該處得懲辦。便是我們的總理在中華革命黨開會的時候也是這麼說：「我是一個中華革命黨的領袖，但是我一定遵守這個黨的紀律，一定要發誓，並且我要先來發誓的。」總理這樣講，不是只要大家發誓，他可不發誓，黨

紀是無論誰都是要遵守的，站在領袖地位的人更應該嚴守的。我們中央執行委員如果對於黨紀稍有差錯，不自行提出請罪而要別人來警告，那就不成其為執行委員了。所以兄弟今天把當時追悼會裏情形，大略的對各位報告一下。那天的追悼會特別市黨部的同志是最後致祭的，這一天追悼，兄弟個人想起死了的殘廢了的還沒有埋骨的孤兒寡婦沒有人招呼的，我們的黨和政府還沒有什麼辦法，種種感想集起來非常沉悶，非常悲痛。在演說的時候已經講了，後來特別市黨部的各區同志來追悼，喊許多的口號，隨意叫囂，兄弟在台上做主席正是很沉痛的時候，不願意講一般的黨員已經腐化，只恨我們中央執行委員沒有訓練黨員使得到了今日首都的各區黨部仍舊到會場中間沒有秩序亂喊口號。兄弟起初本不願意講話，後來有一個同志竟要跳到台上來了，我既是主席不能不說話了。所以我說：『今天是追悼革命陣亡將士，不是黨部開會，今天追悼會是我們最哀痛的時候，如果亂喊與追悼毫不相干的口號，不儘使得追悼的人不愉快，便是已死的同志的英靈也一定不樂意的，我們實在對不起一班先烈』。當時兄弟又講：『今天乃是追悼不是示威，真有勇氣的不要在追悼會裏亂喊，在前方在摩』

天我們有許多的地方可以發洩悲憤，不要使得死的一班先烈的英靈不安」。當時會場喊的口號：一個是「打倒西山會議派」，一個是「打倒無政府主義派」，一個是「打倒吳稚暉」，一個是「廢除政治分會」。這各種口號都不是我們中央黨部規定的，一般黨員應當知道無論那個黨部一切口號，必要中央規定，這是在中央黨部常務會議時有決定的。現在中央並沒有這些口號，尤其是那天追悼會並沒有預定這些口號，而竟在追悼會中間亂喊起來，不要說我是會場主席是中央委員，應有指導的責任，便是我站在民衆地位也可以辯詰的。如果因爲我是一個中央執行委員對於黨員的叫囂亂喊一句話也不許辯，這太不公平了。「廢除政治分會」這口號和追悼會一點沒有關係，對於這種事情，下級黨部只可以貢獻意見，提出建議案。若作成口號隨便亂喊，那是不對的。還有一層，就是當時講話的地位。兄弟剛才已經講過，黨紀不可以有一點差錯，我今天以執行委員的資格站在中央黨部，如果講錯了話，黨員應該彈劾，黨部應該警告，或者開除都可以，無論在市黨部區黨部講錯了話，都應該彈劾警告的，但是追悼會中間是站在民衆的地位。就是講錯了話祇要不是公然叛黨的，我以爲各黨部也沒有彈劾的

必要，但是警告不警告這個權是在各區黨部區分部，兄弟今天不過陳述意見報告當時的情形罷了。現在最重要的我們黨員應該自己隨時審察立在什麼地位講話，所著的書所出的刊物有沒有按照三民主義，我們所講的民衆運動是不是照 總理所講的，我以為大家明白這個意思，黨裡絕對不會有糾紛的事情。現在請各位同志大家平心靜氣想一想許多刊物批評黨不好政治不好某個軍人不好都有些對的，但是講道理論，有沒有以 總理為理論呢。民衆運動是無論誰也不會反對的，但是民衆運動的方法確要研究，如果拿共產黨的民衆運動方法到國民黨裡來用，這是不行的，拿俄國的民衆運動到中國來用是更加不行的。但是我們要知道現在俄國的民衆運動方法也許有在中國用得着的，他們對於民衆，如果不是紀念日，不是中央黨部發了命令，絕對不許罷工，不許遊行，不許集會示威的。我們中國真要民衆運動，也必由本黨來主持民衆運動的方法才不會錯誤。這樣的民衆運動對於我們黨和主義是有效力而且決定不會有人來反對的。在第四次全體會議的時候，對於民衆運動和民衆訓練這兩個名詞辯論好久，兄弟當時是贊成用民衆訓練的，現在想起來民衆運動和民衆訓練沒有什麼大分別，訓

練中一定有運動，運動中一定有訓練，不過運動和訓練的方法要注意，現在軍事已快結束，政治正要發展，對於民衆運動和訓練如果仍用軍事發展時代的方法自然是不行的，民衆運動和民衆訓練之爭現在想起來是沒有意思，我們不是爭一個名詞。就是當時用了「民衆運動」四個字，民衆運動委員會還不是要做民衆訓練的事情嗎？各位同志對於這點要注意實際上黨與主義的利益，不要生枝節。我以為恢復民衆運動很容易，只要中央提出方案實實在在對於黨國有益處才行。但要拿共產黨的民衆運動到我們黨裏來用那實在不對。我們中央黨部決沒有腐化，決沒有離開民衆，壓迫民衆，那一個人不願意同民衆接近呢？現在有人說：「中央黨部或第五次全體大會不要民衆，所以黨是很危險了」。我以為這個認識是錯誤的，我們一定要民衆，不過運動方法的確要研究要確定。還有現在有許多刊物罵黨部罵政府罵老同志，尤其是罵軍人的更多，今天或者沒有出這些刊物的同志在此，我們應該告訴出這些刊物的同志們，像這樣的亂罵，對於黨是絕對沒有利益的，很難怪一班老先生一班軍人看見這些東西以為現在又有人要想擾亂社會了。兄弟也是一個軍人，一般軍人對黨沒有認識，對主義沒有

研究，這或者是有的，但是肆口謾罵說個個軍人都要作軍閥，對於每個軍人都用壞的意思揣度，不是擁兵自衛便是割據稱雄，這徒然引起黨和軍隊的不安。現在有許多式樣的冊子，如果有人質問我說：『總司令：請看看罵我們的樣子，我們軍人是不是這樣的壞？我們是不是應受這樣的謾罵，若說應該呢，總司令可以訓誡我們，黨部可以懲辦我們，我們究竟有沒有做軍閥？有沒有割劇？』比方有一個人這樣問我，各位同志想想叫我蔣介石怎麼處置？並且我們平心靜氣的講，我們現在可以在南京講話并可以在北京講話，他們軍事領袖雖然沒有死的，的確確是從鎗林彈雨中拚出來的，現在我們在旁邊專用惡意揣測軍人。難怪他們發生不平。下級黨員講演很可隨便，但是我們中央黨部我們總司令怎樣辦理？所以無論那種刊物雜誌，我以為是真正守黨紀的不會有這種亂罵的言論。我們黨部的同志更要注意，不應該講的話，不應該呼的口號，我們不好同一般民衆那樣，人家喊什麼我們就喊什麼，人家講什麼，我們就講什麼，我們總要很確定的站在本黨和主義地位上講話，這是兄弟個人最近的感想。尤其現在第五次中央全體會議快要開會，我們南京市黨部黨員中央黨部黨員為我們全黨的

模範，言論行動更加要慎重，不可越出軌道之外。兄弟今天特來報告當時追悼會的情形，並陳述現在最近的感想，請各位指教。

八、七。

最近對黨國之感想

近來本黨同志及外界對余個人，有種種不同之批評；或謂余近來太軟弱，太不徹底，缺乏除惡務盡的勇氣；或謂余處事不公允，對功罪是非不分明，或謂余太妥協，北伐成功以後，似有持盈保泰之趨向，對舊勢力不免過分遷就；或謂余不應持消極態度，使一般人心懷疑不安；余深知此等批判之詞，皆出於實我者或期望我者之善意。但各方面似皆從各種不同之觀點上對余加以資備，而於余所以取此委曲求全之態度，尙未能明瞭。余敢言余始終不離革命的立場，亦決不忘國家社會之利益，所以忍讒蒙垢而始終保持此種態度者，蓋由於自身體驗所得之兩個極深切之覺悟。

(一)我國革命對象爲侵略中國之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與革命勢力及我國家民族之利益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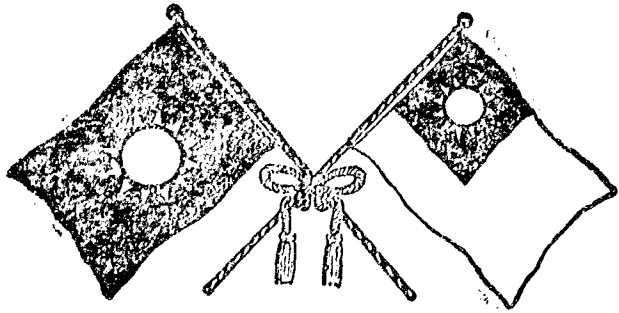
本不相容，

(二)革命成功乃至革命進行之基本條件，爲內部團結一致。

必全國一致團結在本黨三民主義之下面努力，方足以圖民族之生存，必本黨內部一致團結，方足以領導國民革命，救國家於危亡。帝國主義侵略我國之事實不待予之贅言，而予個人在從事革命中所受之苦痛，亦以帝國主義之壓迫爲獨深。回溯本黨在北伐出師以前，中央許多同志多不在廣州，彼時鮑羅庭等秉承蘇俄共產黨意旨，指揮寄生本黨之中國共產黨，恣行搗亂，對本黨百般欺凌，種種壓迫，余實爲身當其衝之親受者。及至克復武漢以後，鮑羅庭等分化政策，大湊功效，陰謀益復顯著，其間挑撥離間，跋扈縱橫，凡余所身受之痛苦，實不可以言語形容，大抵本黨團結有一線破綻，即外力之進攻加緊一度，蘇俄帝國主義蓋早已窺見我國革命勢力之虛實，不惜以國民革命爲犧牲品，以中國民族之生命爲戰具，達到其本身之目的，所以一方面極力破壞本黨之團結，同時又乘本黨團結被破壞之時，恣行搗亂，此雖事隔二年，而在余心目中，實永鑄不忘，如昨日事，今年五月濟南事件，全國皆認爲空

前之國恥，然余等在前線親歷之侮辱，更非國人所能想像於萬一，明知種種挑釁舉動，爲帝國主義與革命勢力兩不相容之確証，却又不能不爲避免革命頓挫而竭力忍耐；但對方當時之態度，簡直不復以國家待我中國，且不以人類待我國人，此種欲忍不能，欲發不得的苦況，永永留存予之腦海雖千萬年亦難磨滅，天下事間接感受者，總不如親歷其境者更爲刺心刻骨果使任何同志親歷余之境遇，余知必與余懷同一之感想。余從彼時起，益復深切感覺國民革命之最後對象爲帝國主義，打倒幾個軍閥。在革命進程中，實不算什麼一件事而欲達到國民革命最後之成功，則非本黨同志，痛切覺悟，永久團結，切實負起責任來幹不可，同時又必須全國同胞，認識國勢之危殆，同心一致，服從本黨之領導，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努力。余之見解，以爲國內苟有一分力量可以保全爲救亡圖存之用，即應積密培養，舉凡兵力，財力，民力不必要之摧殘，苟可避免，務必竭力避免。至於本黨同志，有領導革命之責任，更應竭力保持黨的尊嚴，堅固黨的團結，黨內任何意氣，皆應犧牲，任何破裂，皆應消弭，任何痛苦，皆應忍受，任何委曲，皆應忍耐。余唯懷此見解，是以近來更深信集中力量之必要，

更深信國內團結一致之必要，誓必不避種種困難，以促成而保持之，遇有足以引起破裂之意見上的異同。余必苦心以調和之。蓋本黨今後能否不辱革命建國之使命。中國能否依國民革命而獲救。全爲事實問題。且需要長期刻苦的努力。凡輕率偏窄。務求貫徹一己之主張。以加重革命環境之困難者。是爲不諳革命方畧。不得謂忠於革命。更不可有國可亡。黨可滅。而個人意氣不能不爭之概。吾人此時惟有共禦外侮。共雪國恥。除固執。總理遺留之切教訓。絲毫不能搖移外。其他應無不可以調和。無不可以容忍。故有人批評我爲太軟弱。不徹底。或太遷就。不公平等等。余皆忍受。余惟有在事實上表示余始終盡力革命之真意。此余個人對黨對國之見解。亦所以期望於全體同志同胞者也。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廿五日印行

非賣品

編輯者 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

印刷者 政治訓練部印刷所

#1 573

3.75082

004 114 05 7

1.000